

妃行天下
系列

0305

女相 傾負國

NÜ XIANG
QINGGUO

夜初 著

一代女相，三嫁三娶，只愿得他一人，隐月清风清处，
风云再起，枭雄环伺，她能否如愿？

江湖篇

下



悦读纪
ENJOY READING ERA
女性阅读专业出版
www.girlbook.cn

潇湘书院新一代言情天后**夜初**倾情巨献“江湖篇”华丽终结

继《女相陆贞传奇》后又一古代女性励志大戏

霸王业·江湖劫·红尘梦·碎年华·忆君颜·生死阔
魔教谜底，权术角逐；千秋绮梦，谁主沉浮？

远月 月出云 莫言殇 潇湘冬儿 **联袂推荐** 万千读者感动追捧，火红上市！

青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女相 傾國

NÜXIANG
QINGGUO
夜初 著

江湖篇
下

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

NUXIANG
QINGCUO

第二十三章 痴情静候凯旋归

燕州平乱且安排妥当之后已经到了八月，这期间明云裳给天顺帝上了好些折子，详细地报告了燕州平乱之事。天顺帝在御书房里看到燕州的奏报，心里甚为高兴，觉得自己是慧眼识珍，得到了明云裳这样的良臣。

而此时万贵妃也为天顺帝顺利生下一位龙子，天顺帝心里一欢喜，也不顾太后反对，便将万贵妃封为皇后。

只是明云裳杀了梁悦一事，却也成了天顺帝心中的一根刺，琼华公主天天到他的面前哭诉，让他烦不胜烦，最后干脆命人将琼华公主拦在了宫外，没有他的宣召不得入宫。

琼华公主的母妃德太妃只生了这么一个公主，如今死了驸马自是将明云裳恨之入骨，时常跑到太后那里去哭诉。而太后和德太妃并不和，明云裳回京之后就要娶婷韵，她听得多了对这个女婿也有些不满。只是无奈婷韵对明云裳死心塌地，竟已早早准备好嫁妆，只待明云裳一回来就嫁入谨府。

太后也烦德太妃天天来烦她，只是面上的事情终究不好做得太绝，也会在天顺帝的面前说上一两句。

而朝中的大臣因为明云裳的新法触犯了他们的利益，时常有人在天顺帝的面前参上明云裳一本，最初天顺帝觉得明云裳行事虽然狠了些，但一切都是以朝廷利益出发，可是日子一久，他便起了疑心，再加之兰陵王那边并没有太大的动静，明云裳与郁梦离又走得极近。郁梦离也没有他之前预料的那么没用，他心里疑云更重。

明云裳与郁梦离接到圣旨的时候，正在中充县的县衙里办公，当宫里的公公将圣

旨读完，两人对视了一眼。随后明云裳掏出银子打赏了那位公公，便命人收拾行礼，准备回京。

这天晚上，明云裳去郁梦离的房间找他，郁梦离知道她的意思，只淡然道：“皇上终于下旨了，只怕京中此时对你的猜疑已经铺天盖地了。我父王一定会想，我怎么还没有死。”

明云裳微笑道：“你是他儿子，他还没有死，你又如何能死？”

郁梦离眼里有一丝寒意，道：“是啊，他还没死！因为之前六弟的失利，他竟也没有更多的动作，而皇上一时间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夺他兵权。这半年来，他只怕不如面上的那么简单，私底下必有更多的动作和安排。”

“你不是说容景遇会去找他吗？”明云裳淡然道，“有了容景遇相助，你父王的胆子也要足一些，再加上天水国的力量，他们其实还是有很多筹码的。”

郁梦离笑道：“正是因为有了容景遇的加入，所以我父王才会更加小心。而天水国的军队若要进军苍澜，宿州是唯一合适的路，如今战天南镇守在那里，天水国的国王必定不敢妄动。就算六弟巧舌如簧瞒过天水国国王怒赤是战天南所杀，他也不敢贸然找战天南寻仇。战天南的脾气虽然不怎么样，但是打起仗来还是一等一的厉害。”

明云裳嘴角微微一勾道：“在皇权面前，很多人都会疯狂，很多事情也会变得更加刺激。只是这件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算盘，那皇位又只有一个，很多时候就是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，不拼个你死我活，是不会罢休的。阿离，你说我们是不是该把这一摊水搅得再浑一些？”

郁梦离看了她一眼道：“你已经把这一摊水搅得很浑了。”

明云裳咧嘴一笑。

郁梦离又道：“这次回京会面临的事情想来你也想得七七八八了，只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对我们而言也不过是见机行事罢了，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却觉得有些麻烦。”

明云裳知道他说的是婷韵的事情，当下长叹一口气道：“你有没有法子帮我退掉这门亲事？”

郁梦离摇了摇头道：“要退这门亲事谈何容易，除非婷韵不愿嫁你。但是看婷韵对你的态度，只怕不管你用什么招，她也赖定你了。”

明云裳闻言顿时成了苦瓜脸，一想到回京后要娶婷韵，一向淡定从容的她也无法再从容淡定了。

郁梦离看到她这副样子不禁有些好笑，却又淡然道：“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坏，到时候也许会有其他转机也说不定。你若是真的嫌那些事情

太过麻烦，大不了借机诈死，然后安心做我的世子妃。”

明云裳看了他一眼后道：“你这个法子一点都不妙。”

郁梦离又何尝不知道这个法子不妙，她若是死了，天顺帝必会追究，一方面需要极为周密严谨的计划，另一方面又要保证自己不受牵连，这中间的风险只怕比明云裳娶婷韵还要高。只是他实在不忍让她为难，也不再愿意让她在朝堂风云中继续周旋。

他幽幽地叹了一口气。

明云裳伸手轻轻勾住他的脖子道：“先不去想那些破事，反正一路上还有时间，若是回了京，我们就再难像如今这般厮守在一起了。”

这半年来，明云裳几乎是每天晚上都和郁梦离住在一起，她有各种各样的借口，郁梦离也由着她去编。而莫扬等人是知道她的身份的，自会护她周全。

于军自然觉得有些怪，以前在京城的时候又曾听人说起明云裳有断袖之好，郁梦离又是那样的绝色，她对郁梦离起了色心也情有可原。他并不赞同断袖之好，明里暗里劝了明云裳几回，见没有什么效果，又见郁梦离没有太大的意见，他便也只当不知这件事情。

郁梦离失笑，这几个月来两人虽然公务繁忙，但是天高皇帝远，身边的人都是心腹，倒也不用担心太多的事情，平日将公务忙完之后能厮守在一起便厮守在一起，这段时光实是珍贵至极。而他也喜欢明云裳的主动，若是得空，更会骑着马带她出去看看燕州的风景，美其名曰视察民情。

燕州虽然是在苍澜王朝的北面，却是一个极为富庶的地方，春天到来之后，山花烂漫，风景独特，既有北方的豪迈之气，又有南方的秀丽之景，两人的足迹也遍布了燕州各地。

这段时光极为美好，自由无比，无拘无束。

只是两人又都知道，燕州的事情总会有了结的一日，两人还是会回到京城，所以就更加珍惜这些厮守在一起的时光。

郁梦离伸手轻轻揽住她的纤腰，道：“也不是不可以……”

他的话还未说完，她的唇便已吻上了他的唇，两人这段日子已行了多次夫妻之事，只是不知为何，每次她吻上他的唇时，他的心总是难抑悸动。她的唇像抹了蜜一般甘甜，她的身上有着淡淡的幽香，那抹香味总能让他失神。

明云裳每次吻上他的唇时，也觉得他的唇极为诱人，处处透着幽幽香气，总让她难以自拔。而这段日子他的身子大好后，身体也健硕了不少，虽然微微胖了些，但仍旧魁梧奇伟。

她如今极喜欢摸他胸前结实的肌肉，也喜欢他的腹肌，这般倚在他的怀里，让她觉得极有安全感。每次两人单独相对时，她总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色女，以前只迷恋于他的才华和美貌，如今更是爱上了他极为性感的身材。

郁梦离早已将她脸上的人皮面具揭了下来，此时见她这般一笑，那双明丽的大眼睛里顿时风情无限，如新月一般清新雅致，雪白的肌肤微微透着红色，印在他眼里，赫然便是绝色，清丽脱俗，不媚不妖，却又能轻易地勾起他心里最为原始的欲望……

一夜缠绵，明云裳欢喜地在郁梦离的怀里沉沉睡去。

郁梦离看着她的睡颜，嘴角微微一勾，眼角眉梢间满是淡淡的欢喜，他每次看她都有不同的欣喜，不管她是什么样子的，在他的眼里都是极美的。

以前他对于幸福不敢奢望过多，但如今却觉得幸福就在他的身边，他会倾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守护他的幸福，任何破坏他幸福的人，他都不会放过。

明云裳早上醒来的时候郁梦离已经起床了，坐在床沿边等着她，桌上已经摆好了热气腾腾的早餐。她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，然后起身抱住了他的脖子，锦被滑下，她姣好的身材便暴露在他的面前。他轻笑着推开她道：“谨相，该起床了，我们今日就要动身回京了。”

明云裳嘻嘻一笑道：“你这句话真有些煞风景。”

郁梦离的嘴角微微一扬，他觉得这半年来他也算努力，可是她的肚子却还是没有动静，他暗自感叹回京之后要再努力一把，不能让她这样折腾下去了。

明云裳哪里知道他心中所想，从床上爬起来洗漱一番便开始吃他准备好的早餐。她突然希望时间在这一刻停顿，这样的幸福是前世的她难以祈盼的。

回京的事情还有很多没有处理完，郁梦离出去命人准备所需的東西。明云裳坐在那里发呆，从怀里取出一枚药丸，她看了看准备吃下，只是当那药丸放在嘴边时，她又有些犹豫。

那是她找灵枢要的避孕丸，当时她求了灵枢很久，并将所有的利害关系罗列了一番后，灵枢才叹了一口气给她，她怕郁梦离多想，便让灵枢不要将此事告诉郁梦离。

灵枢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世子若是知道我这么做，只怕杀我的心都有，我又岂会多事？只是这药丸终究是伤身，世子妃还是早做打算，总不能一直这样吃药。”

这些事情明云裳比谁都清楚，却又无可奈何，自从上次的假孕事件之后，她对怀孕之事就有所担心。不是她不想要郁梦离的孩子，相反，她很愿为他生下一儿半女，但是她如今的身份又岂能有孕，容景遇在那里虎视眈眈，天顺帝疑心病太重，下手狠

毒，她若真有孕了，不说自己的身家性命难保，只怕还会连累郁梦离。

她看着那个药瓶，心里又生出了几分怒意，她自穿越后几乎日日都在刀尖上生活，活得极为辛苦，一直都处于被动的境地，纵然嫁给了郁梦离却几乎没有尽到做妻子的义务。

她突然有些恼自己，按这样发展下去，她何时才能过上属于她的幸福生活？难道她要以谨夜风的身份过一辈子？

这么长时间一直如此被动，倒不如放手一搏，为她和郁梦离搏出一个锦绣未来！

这个念头曾在她的心里动过数次，却又一直下不了决心，而今就要回到京城，不能再被动下去了。何况，她现在也想要孩子。

她的眸光微敛，然后将取出来的药丸放回瓶内，心一横，便大步走了出去。

明云裳和郁梦离虽然是奉皇命回京，可是手头上的事情天顺帝并没有派人来交接，郁梦离手中还有重兵，需交与得力的副手才可。

明云裳原本属意将兵权交给莫扬，只是他虽然是这次战事的先锋，说到底却是明云裳的贴身侍卫，若让他留守在这边终是不太合适，如此一来可用的人也只有于军了。

明云裳对于军的印象虽然有所改善，但对他的能力还是有些怀疑，虽然他这段日子在燕州平乱中展现了他的才能，但她终究觉得以他的能力还是难以担起守卫宿州的大任。

他们一回去，战天南势必也得跟着他们回京，以于军之能，怕是挡不住天水国如狼似虎的大军。若是宿州出事，兵权一丢，他们这段日子便算是白忙活了。

明云裳想到的这些事情，郁梦离自然也早就想到，两人细细商议了一番后，决定唯今之计也只能让于军守在宿州，一则可以让天顺帝放心，毕竟他也是天顺帝派来的副将之一，再则于军也是唯一让他们可以放心的人。只是这些仍不够，郁梦离决定把郁南也留在宿州，万一有事，一切也还在他的掌控之中。

而燕州的事情明云裳全部交给宋长老等人处理，一则那里原本就是魔教的地盘，再则魔教的人都算是她的人了。宋长老的为人，她也细细打探过，虽然知道他有些自己的小心思，但如今倒还在她的掌握之中。

安排妥当之后，一行人便先去宿州。好在去宿州也不绕路，所以也不会耽搁什么。

没料到一行人刚到宿州的边界，便遇到百年一遇的暴雨，北方原本雨水极少，像这样的暴雨更是极为罕见，导致秦水暴涨，将一行人全部挡在了河对面。

明云裳原本以为这场雨下一天便会停，便命众人在附近的县衙休息，不料龙王爷发了威，这场雨一下便是七天七夜，造成整个北方涝灾，抽穗的谷子全部被淹没。

郁梦离望着屋外雨势如盆泼，长叹了一口气，然后扭过头对明云裳道：“这雨极为罕见，看来苍澜王朝注定灾祸四起。你出京前，国库的情况如何？”

明云裳想了想道：“国库里约还有百来万两的银子，当时秋税已征，春税素来就少，今年又值变法的第一年，想来也征不来多少银子，宫中还有花销，如今想来也不过只剩几十万两罢了。想要赈这里的灾情，只怕得要皇上下决心才成。”

郁梦离眸光深了些。

明云裳问道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郁梦离淡然道，“只是觉得这灾祸皇上若不管的话，日后难以收拾，而要管的话也是有心无力。裳裳，你的机会来了。”

明云裳的眼里满是不解。

郁梦离看着她道：“这一次燕州算是重灾区，而燕州虽然在最北面，却有着北方的小粮仓之称，你若是让魔教之人齐心赈灾，燕州日后朝廷便再难插手了。燕州官员更经由你悉心栽培，已有不少人忠心于你，而燕州的灾祸只要你让宋长老他们及时组织播种的话，明年春天还能有些收成，最难挨的一年便能挨过去了。皇上因为这一次的灾祸，是不能再到这里来征秋税；若是他强行来征，你倒可以让宋长老举起反旗，这事若由你来规划，自然和这一次的事情完全不一样。”

明云裳笑了笑，这段日子两人对朝中之事又有了更深一层的认知，纵然两人都无心天下，但是都得为自己谋划一番。

郁梦离见她失笑，便轻轻拉住她的手道：“而今我们也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。”

明云裳微笑着道：“阿离，我觉得上天都在帮我们。”

郁梦离笑了笑，轻轻将她揽进怀里，眸光却更深了些。朝堂上上下下的这一摊水经由这一串的事情之后已有了变化，天顺帝的疑心将两人往那条路上紧逼。

明云裳当天下午便将宋长老唤来细细吩咐了一番。

宋长老闻言脸上满是喜色，对明云裳道：“教主大可放心，这件事情属下定会办得妥妥当当！”

明云裳这半年来细细地考察了魔教众人的能力，魔教之中不乏各种人才，她也新提拔了一批少年才俊。她用人的方式是唯才是用，只要有能力，她就会给予适合的权力和位置，她这样做倒让那些人对她更加忠心。此次布置的事情，她知道魔教的人定能办得妥妥当当。

七日之后，洪水漫过了北方的各个地方。由于北方的地势高，这场大雨让南方河流的水位也暴涨了不少。

两人到达宿州大营时，安静波已经离开，只余战天南一人守在那里，他见两人携手同来，心里有一丝嫉妒，又觉得有些委屈，当下扭过头不理睬两人。

明云裳看到他的样子笑了笑：“这半年来辛苦侯爷了。”

战天南见她比离开之前似乎丰盈了些，那双眼睛里也更多了几分属于女子的温情。他知道郁梦离的本事，也知道明云裳的能力，燕州平乱和新法的推行其实要不了半年的时间，而两人拖了这么长时间是因为什么，他自然也猜得到。

他看了一眼明云裳的小腹，见那里平平坦坦，便又安心了一些，当下斜着眼睛道：“整日只知道用嘴巴说，真想谢我就送我想要的东西。”

“不知侯爷想要什么？”明云裳笑着问道。

战天南定定地看着她，眼里有了一抹异样的情愫，反问道：“我想要什么，你还不知道？”

明云裳见他眼里精光乱冒，顿时有些无语。他的话没法接，她干脆笑着扭过头去不理他。

郁梦离微笑道：“我和谨相离开宿州的这段时间，真是辛苦侯爷了。不过侯爷辛苦归辛苦，却有美人相伴，也算是一件快活的事情。”

战天南闻言脸色微变。

郁梦离又浅笑道：“安姑娘是云裳的义姐，虽然不是亲姐妹，她们两人的感情却比亲姐妹还要好。我和侯爷原本是表亲，如今看来倒也可以亲上加亲了。”

战天南先是一愣，旋即暴跳如雷地道：“郁梦离，你个卑鄙无耻的小人，你派人监视我！”两人离开宿州前，明云裳曾请安静波留在这里帮战天南。安静波天资聪慧，行事稳妥，和战天南能互补。这半年来两人朝夕相处，安静波对战天南又有救命之恩，但两人却相处得不是太愉快。

郁梦离浅笑道：“侯爷言重了，我不是派人监视你，而是怕侯爷一人守在宿州有什么意外，所以找人帮忙打探消息，没料到却看到侯爷和安姑娘亲密无间，倒是意外的收获。”

郁梦离觉得战天南是个真英雄，只是战天南对明云裳的心思他也知晓，又岂会再给战天南机会？于是这数月来他也命人安排了几件事情让安静波和战天南培养感情，只是这两人一个性子有些别扭，另一个对于情事又是个呆子，所以他纵然苦心安排，两人也没有太大的进展。一个月前，反倒让战天南惹恼了安静波，让安静波负气离去。

只是这些事情，他自然不会告诉明云裳，更不会告诉战天南。

战天南闻言怒气更浓，若不是他知道郁梦离的身子不好，早就一掌拍过去了。他

当下咬牙道：“郁梦离，你果真是个惹人厌的，本侯的事情不需要你来插手！”

郁梦离摸了摸鼻子道：“侯爷的事情我也插不上手，只是觉得侯爷在某些方面有时候笨了些，想帮侯爷一把，不要妄想那些得不到的人而错过眼前人。”

战天南一听更恼了，他咬牙切齿道：“很好，你今日将话说开了也好，我也不妨明明白白地告诉你，我就是喜欢云裳又如何？当初若不是你设计将她拐到手里，我俩早就成亲了，连孩子都有了，又哪里有你插手的地方！”

郁梦离也不恼，只缓缓道：“你说得很对，这件事情摊开来说清楚也许更好。我一直敬侯爷是个真汉子，侯爷也的确没有让我失望，这次守在宿州之事，我们夫妻二人都极为感谢侯爷。只是侯爷也是个明白人，我和云裳是两情相悦，侯爷还是趁早放下才是，省得让自己不痛快。”

“两情相悦个屁！”战天南怒道，“你不过是用了些阴谋诡计将她拐到手罢了。云裳，你可别着了了他的道，他根本就是伪君子！”

明云裳闻言觉得有些头痛。战天南的性子直，只要不在朝堂上，没有太大的利害关系，他的话素来说得直接。他之前就曾对她说过“我爱你，你爱不爱我和我没有关系”的话，此时听到他这句话，她顿时明白，在他的心里，郁梦离对她而言从来都不是良人。只是战天南早已知道她委身于郁梦离，竟还对她念念不忘，这份情意她是注定要负他的了。

她讪讪一笑，道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不管他是真君子还是伪君子，在我心里他就是最好的。”

郁梦离闻言嘴角微勾，对于她的回答极其满意。

战天南闻言气得暴跳如雷，大怒道：“平日见你很聪明，在这件事情上你怎么就如此蠢呢？他身有重疾，根本就治不好，他迟早会死，你跟着他会有吃不完的苦！”

“这世上谁不会死？”明云裳笑着反问道。她心里不由得生出万千感叹，原来战天南也一直盼着郁梦离死！她想起她初嫁给郁梦离时的心情，嘴角不由得微微一扬。

战天南气得重重地跺了跺脚，暴怒道：“他给你吃了什么迷魂药，你竟这般护着他！”他心里怒到极致没地方撒气，当下重重一掌将身边的桌子劈成两块。

明云裳见过他几次这副样子，倒也没有太放在心上，更别说怕他了，当即浅笑道：“其实我也想知道，我明明就没有给侯爷吃任何迷魂药，可是侯爷却一直对我念念不忘，这又是为何？”

“你是笨蛋，我也是笨蛋！”战天南气得大吼道。

明云裳笑了笑：“也许侯爷真的说对了，你是笨蛋，我也是笨蛋！”

战天南怒到极致反倒安静了些。他斜着眼睛看了郁梦离一眼，道：“算了，和你说这些道理怕也是白说。那我也明白地告诉你，等他死了，我也不要你了，到时候后悔死你！”

明云裳闻言突然觉得战天南无比可爱，这样的话从他的嘴里说出来，实在有趣。她忍不住想笑，却又怕他生气，强自忍着笑意。

郁梦离却不会给战天南面子，直截了当地道：“侯爷怕是等不到那一天。”

战天南懒得理他，又看着明云裳道：“我还想问你一句话，他那病弱的身体能满足你吗？”

他这句话，让明云裳觉得有如惊雷轰隆隆地从天边滚过，他竟连这样的话也说得出来！纵然她对性事比起古代的女子开放了不少，可是在这样一个人的面前，让她如何回答这个问题？

她忍不住回头看了郁梦离一眼。

郁梦离笑了笑：“侯爷对云裳的关心，我感激至极。只是我也想告诉侯爷，很多时候很多事情都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样。我之前听说侯爷的府里没有任何妾室，而且也没有通房，这些年来更是不曾娶亲，就算是进到妓院里遇到绝色的女子也能把持得住，侯爷的这种行径其实不太像是正常的男子，我倒怀疑侯爷是不是不举。”

明云裳闻言忍不住笑了起来。战天南狠狠瞪了她一眼，她忙伸手捂住了嘴。

战天南咬牙道：“我不和你做这些口舌之争，你若是能打得过我，我便承认你比我强，否则……”

“侯爷若想和我比试，我随时奉陪。若是我输了，侯爷也可以带走云裳；只是我若是赢了，就请侯爷对云裳断了所有的念想吧！”郁梦离浅笑道。

战天南看到他那副样子道：“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！”他怕郁梦离反悔，忙将话接了过来，却又扭头看着明云裳道：“云裳，迟些我若是一巴掌打死他了，你可别怨我！”

明云裳闻言有些头痛。她也并不是绝色，没有当祸水的本钱，也不想招惹那些是非，更觉得像这种为了争一个女子两男相争的戏码会失了两人的身份。

她想要阻止，却知道战天南就是一根筋，若是不让他彻底断了念想，天天在她的身边烦她也能把她烦死。而如今郁梦离的武功已经恢复，功力大进，战天南未必是他的对手。

她还没有说话，战天南直接当她默认，随即大声对郁梦离道：“走，我们出去比划比划！”说罢，竟直接将郁梦离拉出去了。

郁梦离缓缓道：“好，那我们就比划比划吧！”

“你身子不好，我让你三招。”战天南下巴微微扬起道。

郁梦离缓缓道：“好。”他也不托大，眼睛微微眯了起来。

明云裳对于这两人是不想其中的任何人有所损伤，不过，一听到战天南说要让郁梦离三招，她倒松了一口气。

她见识过战天南的武功，知道他动手极为凶猛。郁梦离那一日发威时，也极为生猛，她盼着两人最好一招就将这场比试结束。

郁梦离对战天南的了解其实远比明云裳深得多，对于战天南的武功路数更为清楚，他微微一眯眼眸，缓缓地站好，然后运力于手中，左掌使力，将力量集中于掌心，杀机在这一刻陡然迸出，然后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重重地朝战天南的胸口拍去。

战天南知道他素来足智多谋，今日许下这样的承诺自己也觉得奇怪，心里暗暗提防。他虽然知道郁梦离也学过武，只是郁梦离学武在他看来不过是强身健体罢了，未必上得台面。

他看到郁梦离出手时，也没有太放在心上，只是对于打架之事，他一向小心，当下便运了五成的力气在身。

郁梦离一掌拍过来时战天南终是觉得有些不对劲，那一掌分明夹着凌厉的劲风，而且也用得极妙，几乎将他所有的生门全部封死。他忙伸手接招，只是一切都晚了，手一伸出去，便觉得一股大力袭来，他忙运力去挡，只是那匆忙中的反击又哪里是郁梦离的对手。

两掌相交，战天南的身子便往后退了十余步，虽然未曾受伤，但是胜负已分。

明云裳拍手道：“世子好内力，侯爷好气度！”她这句话没有直接夸郁梦离，却夸起了战天南，更为他圆场，说这一招根本就是战天南让了郁梦离的。

郁梦离微笑道：“承让！”

战天南不明白郁梦离哪儿来的如此高深的内力，方才他纵然只用了五分力，可是那股力量之大实是生平罕见。他原本以为郁梦离是个体弱之人，根本无力保护明云裳，却没有料到，他竟比他预期的要厉害得多。

他不禁细细地打量起郁梦离来，却见郁梦离今日只着了一件极为寻常的中衣，身上虽然还披着带兜帽的斗篷，可是斗篷却不再如往昔那么厚实。正在此时，一阵风吹来，吹开了郁梦离头上的兜帽，露出了他的绝色容颜，那张脸上再也没有他以前看到的青紫之色，他陡然明白过来了，郁梦离的病已经大好了。

他记得半年前郁梦离离开宿州时，身体还极弱，难不成这半年里郁梦离有奇遇，所以才治好了一身寒毒？

他的眸子微微眯着，定定地看着郁梦离不动。

明云裳看到他的样子心里有些担心，怕他因此生恨，若是失去他这个朋友，她会觉得极为可惜。她忍不住道：“侯爷……”

战天南从来都不是那种耍赖之人，他一生行事都光明磊落，扭头看了明云裳一眼，眼神复杂无比。

明云裳看到他这个眼神心里微颤，只觉那双眼睛里包含了太多的东西，她的眸光微微一敛，却在心里叹了一口气。

战天南又将目光放在郁梦离的身上，道：“你赢了！”

郁梦离愣了一下。

战天南却不再说话，抱起他放在一旁的大刀便大步离开。

明云裳看到他离开的样子，觉得无限落寞，她忍不住问道：“侯爷，你要去哪里？”

战天南却并不理她，只管大步向前走。

明云裳向前走了两步，郁梦离轻轻拉着她的手道：“让他去吧，他行事一向极有主见，不会乱来的，想来是回京城。”

明云裳轻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他是不是生气了？”

“不会。”郁梦离缓缓道，“他的性子一向都直，赢就是赢，输就是输，他赢得起，也输得起。”

明云裳的眸子里满是无奈，却只能苦笑一声。

郁梦离笑了笑，却也没有再说话。

只是两人不知的是，战天南之所以不回头，是他的眼里有了泪光，他不想让明云裳看到他的懦弱，他不说话是因为他知道一旦说话声音必定会有些哽咽，他也不想让郁梦离得意。

他想他应该高兴才是，他这一辈子第一次用心去爱的那个女子，她爱的那个男子不但和她心心相印，而且也有能力保护她。从今往后，她只怕再也不需要他了。

一想到这里，他又有些难过，他从不知道情爱的滋味，如今在她的身上，他却是将所有的滋味全部尝遍了，单相思，付出却没有回报……

只是纵然如此，他心里却又恨不起明云裳和郁梦离。很早之前，明云裳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了他，她的心里没有他，只是把他当朋友罢了。而郁梦离不论文才还是武功，如今都在他之上，败在郁梦离的手里，他也心服口服。

可是心里还是难受，像有什么东西堵着一般，让他喘不过气来。

泪水流下，他走了很远，确认两人再也看不到时，才伸手将泪水抹去。

战天南心里难过，路过一个集市的时候，寻到一间酒铺，然后一口气喝下了两坛酒，而两坛酒喝下去，他却是连一丝醉意都没有，他的心里不禁有些恼起自己来，他为何会是千杯不醉？

他微微眯着眼，心里着实恼火，扬手一掌便将酒坛子劈成了碎片。

“万户侯好武功，在下佩服！”一个人走上前来攀交情。

战天南心里怒气正浓，抬眼一看那人，眼睛眯成了一条线，然后冷声道：“是你！”来人竟是郁梦心的心腹狄英。

狄英浅浅一笑道：“侯爷何事想不开，说来听听，也许我能为侯爷解围。”

战天南冷笑道：“是兰陵王叫你来的，还是郁梦心让你来的？”

狄英笑道：“这没有区别。”

战天南冷笑道：“还是有区别的，兰陵王是枭雄，郁梦心却是狗熊！”

狄英的面色微变，却又赔笑道：“侯爷何必把话说得如此绝？我家六公子对侯爷极为仰慕，侯爷辛苦为郁梦离守了这么久的宿州，又得到什么？”

“仰慕个屁，老子可记得那狗熊当日是怎么想要杀我的！”战天南冷笑道。

狄英浅笑道：“当日六公子之所以要杀侯爷，也不过是为了自保。如今事过境迁，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改变了。”

战天南冷笑。

狄英又笑道：“侯爷是个明白人，也胸怀天下，而这些年来纵观侯爷所受到的待遇，六公子和王爷都替侯爷感到不值。”

战天南的眸子里有了三分寒气，嘴角也有了一分笑意道：“你想说什么？”

“王爷和六公子想邀侯爷共举大事。”狄英微笑道。这里离京城尚远，人烟也不密，他说起这些话来也没有顾忌。

战天南冷笑道：“大事？何谓大事？”

“侯爷是聪明人，何谓大事比我更加清楚。”狄英浅笑道。

战天南的眸子微微眯起来道：“于我有何好处？”

狄英闻言觉得有戏，当下微笑道：“侯爷若是有兴趣，回京之后可以和王爷以及六公子谈谈。”

战天南哈哈大笑道：“有趣、有趣，这事当真是有趣！听你这么一说，我似乎是该去找王爷了。只是你又算什么东西，用这样的语气和我说话便是找打！”话音一落，他突然抬起一脚便将狄英踢飞。

狄英武功远不如他，更没有料到他会突然发难，一时不备，重重摔在地上，一口

鲜血便从他的嘴里喷了出来。

战天南将他的黄金战刀扛在肩上，然后大笑着走出了酒馆。打完那一拳头，他心里舒服了不少。

明云裳和郁梦离在宿州大营里将军务料理了一番后，便让于军和郁南守在宿州的大营。

于军对于这个任命有些吃惊，他抬起头看了看郁梦离和明云裳。

明云裳伸手拍了拍他的肩道：“于军，宿州的情况你也是清楚的，我和世子算是把身家性命都交给你了。若是宿州失守，世子和我只怕都会有难。”

于军觉得宿州的事情和郁梦离是有些关系的，可是和明云裳却是什么关系都没有，当下有些不解地看着明云裳。

明云裳知道他心中所想，便缓缓道：“你来宿州做副将，是我向皇上保举的。世子病重，梁悦身亡，这哪里是什么副将，根本就是大帅。”

于军忙道：“多谢谨相提携！”

明云裳又道：“你两次随我出来，在我的心里，你便是我最信得过的人。而我的位置，你也是清楚的，朝中之事，不消我说破，你也是明白的。你守在这里，除了关乎我和世子的命之外，同样也是将你自己的命放在了这里，你明白吗？”

于军的眼睛微红道：“卑职明白，谨相待卑职之心，卑职比谁都清楚。谨相大可以放心回京述职，这宿州交予我大可放心。我在宿州在，我亡宿州亡！”

明云裳闻言轻轻点了点头道：“我信你！”

郁梦离听到两人的对话后轻轻点了点头。明云裳也是个聪明之人，简单的几句话便将于军的心收买了。他这段日子也细心观察过于军的为人，他是个知恩图报之人，对明云裳也一直存了敬佩之心。明云裳将宿州交给他，他也是放心的。

第二日一早，明云裳和郁梦离便正式踏上了回京之路。

由于涝灾的缘故，回京的几条大路都被毁，两人只得绕路而行。而这一番绕路，两人便看到四处的一片萧索之象，极多的灾民流离失所。明云裳的心里一时间又不是滋味，却也只能叹一口气，然后回京。

两人这一绕路，足足走了一个多月才回到京城。

明云裳这几日一直都犯困，精神一度不好，她只道是舟车劳顿倒也没有太放在心上。

郁梦离见她贪睡，也只道是她累了，便整日守在她身边，不再让她去操心任何事情。

两人回到京城时，百姓听闻两人得胜归来，俱都出城迎接。明云裳是文官，便坐

在马车里不管那些事情。

郁梦离却觉得以前的养精蓄锐和他的身子不好脱不了干系，他如今身子大好，再不能像以前那样，很多事情得用其他方式去解决，于是，他一身白色的铠甲骑在白马上回了城。

他的头上没有再戴兜帽，而是戴了一张可怕的银制面具，遮住了他的倾世之容。

在京城百姓的眼里，他之前是天煞孤星，原本是避之不及的，可是这次听闻他出马打了胜仗，很多人对于那个传言都生疑，见他回来，俱都出来看他的模样。而他的脸被面具遮住，骑在马背上的样子，已经没有了昔日病弱之色，那模样赫然已有了英雄英姿。

朝中大臣也有许多前来迎接，众人都知道，明云裳连着立下奇功，在朝中的地位怕是再也没有人能撼动，这一次郁梦离平乱成功，只怕她的功劳最大。只是当他们看到郁梦离回朝时的样子，一个个又呆在了那里，此时的郁梦离与离朝时已完全不同。

当明云裳与郁梦离驶入最繁华的齐门大街时，人群里有了骚动，都想来看看两人的风采。

明云裳无精打采地坐在马车里看着车外的骚动，淡定无比，这样的场景她以前在小说上和电视里都看到过，今日自己成了主角，心里不自觉地涌起了几分虚荣心。

她和郁梦离告别之后，郁梦离回了兰陵王府，她回了谨府，马车在谨府的门口停下时，她便看到了红依和婷韵的笑脸。

她看到红依尚不觉得怎么样，可是看到婷韵却让她笑不出来了，她再聪明也没有料到婷韵竟在这里等她。

数月未见婷韵，她看起来眼角眉梢有了一分温柔之气，之前的嚣张气焰已淡了不少。

婷韵一见明云裳下马车，忙过来扶她。

明云裳又哪里敢让她扶，只朝她微笑道：“郡主怎么来了呢？”

婷韵轻声道：“我和清音姐姐天天在家里盼着谨相回来，今日一听说你回朝，我自然是要在这里候着。”

明云裳闻言更觉得头大。她觉得她快成感情的骗子了，她扭头看一眼红依，眼里满是询问。

红依觉得委屈，当下手一摊，表示她该做的都做了，却对婷韵无能为力。

明云裳下了马车之后便道：“郡主也见到我了，此时天色已晚，还是早些回去吧，省得太后娘娘担心。”她知道自从上次婷韵在谨府闯祸之后，婷韵便一直住在皇宫里。

婷韵轻声道：“我知谨相不喜欢我，也知我对不起谨相，只是如今清音姐姐都原谅我了，谨相又何必急于赶我走？”

“我哪里敢赶郡主。”明云裳浅笑道，“只是舟车劳顿，如今已经乏了。而我与郡主本有婚约在身，此时这般私下相见，怕其他人看轻了郡主。”

婷韵知道她的这些话说到底还是借口，只是无从反驳，只得轻声道：“那我便在宫里等谨相来迎亲。”

明云裳微笑着点头，婷韵这才离开。

明云裳一进府，便问红依道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能怎么回事，”红依扁着嘴道，“还不是相爷你魅力无边，让堂堂的郡主对你倾心不已，天天眼巴巴地等着你回来，天天到相府来陪我，天天拉着我给你炖补品，相爷要是再不回来，我只怕要吃成猪了。”

明云裳看了她一眼，却见她果然比之前胖了不少，小脸更圆了。而红依的那些话更让她头痛，这婷韵也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对，竟这般黏着她，非她不嫁！

明云裳给了红依一记白眼，两人到房中坐下之后，红依又道：“我如今天倒真盼着相爷是个男儿身，我也不敢再想改嫁之事，只想和相爷厮守终身，然后和婷韵做一对好姐妹。”

“她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，让你这样为她说话？”明云裳皱着眉头道。

红依轻叹道：“好处是真的很多，她一直以为杀了我腹中的胎儿，心存愧疚，这几个月来可以说是对我照顾有加，更是好几次请来宫中的太医为我把脉诊治。相爷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我这一辈子虽然骗过不少的人，可是这样骗一个女子实在是于心不忍。”

她这么一说，明云裳便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想来婷韵这段日子天天来谨府，对红依悉心照顾，弄得红依有些感动了。

明云裳缓缓道：“你真是个蠢的……”

她后面还有话，却也觉得她与婷韵的关系实在是让人头痛，对于伤害她的人，她的手段向来狠厉，可是对于一个对她痴心一片的女子，她实在是狠不下心来，难不成她真的要娶婷韵？她一想到婷韵的性子，顿时汗毛倒竖。